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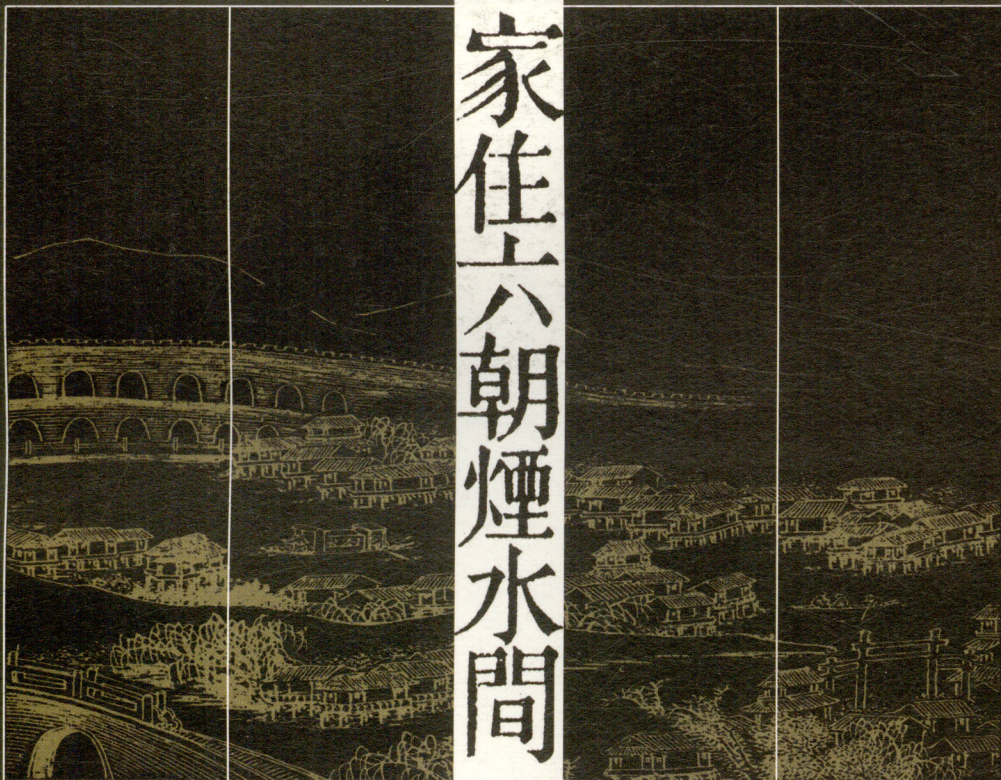
城市文化丛书

家住六朝煙水間

薛冰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This is a detailed woodblock print map of Suzhou, China, oriented with North at the top. The map features a central urban grid with a prominent river, the Suzhou River, flowing through it. The city is enclosed by a wall with a crenelated top. Numerous landmarks are label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 rectangular boxes. To the north of the city, there are several mountain ranges, including 'Tie Shan' (铁山) and 'Long Shan' (龙山). To the east, the 'Jinling' (金陵) area is visible. The map also shows various temples, such as 'Wangmiao' (王庙) and 'Yan'an Temple' (延安寺), and other significant sites like 'Zhuang Garden' (拙政园) and 'Lingering Garden' (留园).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with stylized mountains and a clear, organized layout.

家住六朝烟水間

This is a stylized woodblock print map of Nanjing, China, featuring the city's walled layout, major landmarks, and surrounding mountains. The map is oriented with North at the top. Key locations labeled include the city walls, major temples like the Confucius Temple (Confucius Temple), and the Summer Palace (Summer Palace).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includes mountains and rivers.

今天来写一本关于南京这样城市的书，其困难不是材料太少，恰恰相反，而是材料太多——前人关于南京的历史与文化已经说过那么多的话，无论学力或文采，我都很难说比他们更强。我的优势或许只在于，首先，我有幸在南京居住的时间更长，无意间成了她在 20 世纪后半叶发展变化的见证人。而这半个世纪，正是南京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半个世纪，尤其是最后 10 年，南京从一个古风犹存的历史文化名城，急剧蜕变为一个失去个性的所谓现代化大都市。

其次，我是作为这个城市所不在意

的一个普通市民长期生活在其中，各种过客眼中的缤纷和浪漫，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幸得以从内部解读这个城市，因而看到了这个城市更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底蕴，促使我去思索这种种变迁背后的深层文化依据。

第三，我有幸读到了前辈学人和当代文人有关这个城市的各种文字。这些文字的优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个或真或幻的参照系，使我在解读这个城市的同时，也能解读前人对于这个城市的解读。简单地说，今天重读这些记述和解读，已可以较为

清楚地看出前人所想确立和抹去的都是些什么；而他们的努力中，究竟有哪些在历史中站住了脚，哪些已被或正在被历史无情地抹去。由此也可想见，今人对于南京所做所言的一切，究竟能有多少会为历史所接纳。

由于所处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由于主观观点和客观影响的不同，每个人眼中的南京都是不尽相同的，谁都不能说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述就一定比别人准确或正确。我以为，只要是用自己的嘴说自己的话，多少总能为读者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提供一个独特的“我的南京”。正因为此，才有我写作这本书的必要。

我曾经在南京的各种大街小巷里钻过，不是小时候，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都非常守规矩，做游戏一定在学校的操场上，去公园一定有老师领着；也不是少男少女谈恋爱“逛马路”的时候，

那个年纪我还在农村插队，绝无此雅兴；是在30岁以后，文坛旋起“寻根热”的年代，我想我宗族的根虽未必在南京，但文学的根则基本上是在南京的，所以不无功利地去补上认识南京这一课——然而一旦南京在你的心目中活起来，不甘寂寞的她就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断地召唤你去与她周旋。

或许恰恰因为在南京生活得太久，看到南京的真面和内幕太多，总也觉不出南京的好——当然也绝不是说南京不好，只是觉得南京这样的城市，完全可以保存和建设得比现状更好；弄成现在这模样，遗憾与痛惜的地方未免太多。外地的朋友来，陪着他们逛个一天半天，听到的总是赞叹不已，悔不生为南京人似的；我虽出于礼节随声附和着，心里其实是疑惑的，为他们的不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而感慨，更为南京不能以更美好更丰富的形象示人而感

慨。也曾有过这样的冲动,很想把自己的意见贡献给他们,但又顾虑不是三句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况且人家乘兴而来,只是想领略一下江南的风光,或者放松一下紧张的身心,并不是来同你做沉重的文化讨论。结果就总是把那些话题重新咽回自己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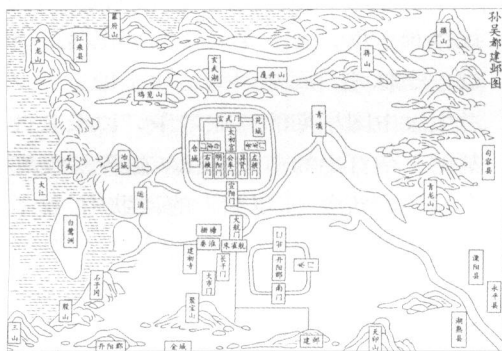
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我有可能将半个世纪来对南京的阅读,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清理,从零碎浮面的观感升华为较为理性的思考。不过这仍然是我个人的“读后感”,并不是对南京的历史文化做全面的系统的清理,更不是全面的评判,那至少不是我这样的个人所能承担得起的。事实上,有些问题如果放在更大的范畴内讨论,答案可能会更清晰也更准确些,然而那已经不是这一本书的原旨了。惟愿我的思考能够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人,特别是南京

人——热爱南京的人,睁开眼睛看自己的故乡、看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城市。如果大家都能坦荡地贡献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如果南京的主政者也能坦荡地对待大家的观察与思考,这对于南京城市文化的未来发展,想必将大有裨益。

凑巧的是,就在酝酿写作此书的同时,我所供职的《东方文化周刊》转移主管单位,使我得以脱出那一份苦差,回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能够有时间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就是在离职就职间的三四个月中完成了初稿。当然,这样的文章,不但要动用自己的长期积累,而且最好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慢慢酝酿,慢慢写出,慢慢磨改,到得“火气”尽褪,则会更有韵味,也更耐咀嚼。急就章难免显露出见识、学养和心性诸方面的不足,更可能出现某些疏漏或讹误。凡此种,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序	〇〇一	散落郊原的六朝瑰宝	〇五八
一代宏图开建业	〇〇一	南唐的孑遗	〇六七
雄才伟略建明都	〇〇八	明太祖陵和清圣祖碑	〇七一
金陵景物图咏	〇一七	东郊的风景(上)	〇八一
秦淮溯源	〇二八	东郊的风景(下)	〇九一
桨声灯影	〇三二	旧街新路	〇九九
秦淮烟月	〇三七	从汉王府到总统府	一一三
白鹭芳洲	〇四三	民国建筑博物馆	一二一
赤石矶下	〇四八	园林六朝变	一三八
市井风物	〇五二	放眼豁蒙楼	一四二
城西佳山水	一四五	踪迹随园	二一六
园中轻喜剧	一五〇	虚妄的天堂神话	二二七
瞻园古今谈	一五三	琉璃塔与咸板鸭	二三八
佳趣说莫愁	一五八	南京的旧书与文玩	二五〇
吴头楚尾南京人	一六三	水木清华龙蟠里	二六〇
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七二	小卷阿	二六七
『治隆唐宋』明太祖	一八三	后记	二七三
失踪的皇帝	一九四		
秦淮八艳	二〇一		
芥子园外话李渔	二〇九		

按照传统的观念，一座城市，首先必须有『城』；而无论现代观念如何开放，一座都市仍然不可能没有建筑。所以，对于十朝古都、千载名城的南京，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自然该是曾经享有『天下第一大城』之誉的南京城。





长干故里。清人画出来的,既不是唐代的长干,也不是清代的长干。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像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就应该是一首雄浑的交响乐。构成这首乐曲的音符,便是历史的长河流经这一片古老的土地时,洒落下的一朵朵瑰丽的浪花。从理论上说,是城市的文化精髓,决定着城市的建筑风貌;而在实践上,则正是建筑风貌的积淀、发展和变异,反过来不断丰富着城市的文化精髓。

时间造就了空间。正是一代代建筑的层累,镶嵌成了今天的南京城,也结构出了南京文化的独特载体与鲜明表征。

不过,究竟哪些建筑能够成为历史积淀,往往又似乎为偶然因素所左右。

偶然之中有必然。比如说,城市的某些构成部分,毁弃了,也就永远地被遗忘

了;而有的建筑,就曾不断地被重建,有的景观,就曾不断地被修复——即使不被修复或重建,也会深深地铭刻在城市的地图上和人们的心灵中,甚至成为城市的徽记!

南京的辟邪,是一种例证。它将天人关系固化成为一种生动的物象。

南京的长干里,是另一种例证。人们记得长干里,多半不是因为这里曾经有过一座越城,而是因为这块土地上曾经滋生过中国早期的商业繁荣,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市民文化。这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所以唐人的诗歌中,长干里几乎成了南京的代词!

这大约也就是城市建筑与时代文明相关联的两种形态。

说南京的城,自然应从越城开始。

建于公元前 472 年的越城,距今已有 2400 多年的历史了。越城是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举灭掉吴国之后建造的,据说建造者就是那位与旧日情人西施始终瓜葛不清的大谋士范蠡,他曾经率军在此驻扎过一段时间,所以越城又叫“范蠡城”。这使南京城从一开始就酝酿着一种不宜深究的基调:它并非由南京人所建造,而是出自外来的占领军之手;即使是外来的占领军,在雄心勃勃的报国复仇的外衣之下,骨子里隐约着的却又是暧昧不明的桃色意味。

越大夫范公蠡



范蠡身份多变幻，并不影响他的飘逸。

关于越城，还有一个浪漫的传说，说有越女嫁江南国主为妃，以其地卑湿，运越土筑台以居。诗人因有作《越台曲》者，曲云：“玉颜如花越王女，自小娇痴不歌舞。嫁作江南国主妃，日夜思归泪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黄，潮头夜涨秦淮江。江边雨多地卑湿，旋筑高台待晓妆。千艘命载越中土，喜见越人仍越语。人生脚踏乡土难，无复归心越中去。高台何易倾，曲池变复平。越姬一去向千载，不见此台空有名。”将这个传说与史实对照来看，其中的意蕴是颇耐人寻味的。

至于在此之先，公元前495年左右，传说吴王夫差在今南京城西朝天宫后冶山上为铸剑所建的“冶城”，准确地说，当是一个官营的冶炼作坊；称其为“城”，相当于今人把钢厂夸张地称为“钢城”。所以尽管南京人通常喜欢以历史悠久为自豪，一般也不会去讨这20多年的便宜。当然更深层的因素，是今天南京人对吴文化的疏离，也早已不亚于越文化。

越城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秦淮河南岸，雨花台与长干桥之间的一片高地上，直到明清之际，遗迹犹存，人称“越台”。应该指出的是，越城的周长只不过“二里八十步”，实在更像一个驻军的据点，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城”。在越城时代，真正的“老南京”们并不

住在“城”里，而是住在“城”外的秦淮河两岸，从而在那里形成了南京最早的“市”。住在“城”里的则是外来的占领军——越国的士兵。

越城并没有能如越王所想像的，成为攻打楚国的前哨阵地。到了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大展“熊”威，灭亡了越国，南京地区又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因为有过这样一番拉锯，南京的地理位置才被人称作“吴头楚尾”。

正是楚国在今南京城西清凉山上修筑的“金陵邑”，开始和后来的南京城沾上了边。

这不仅仅是因为“金陵”这个地名一直沿用了下来，更因为，自秦而汉，南京地区的行政中心，都在今天南京南郊

吴太祖

傾危立德結托老驕
紫陽之論洞見肺腑



“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心中的孙权，应该不是这模样。

江宁县的秣陵关一带，清凉山是其北端的军事据点。近代的南京城区恰恰在其“城外”。三国争雄，东吴的孙权在诸葛亮、刘备等人的建议下，自镇江京口徙治南京地区之初，治所同样也设在秣陵关。公元212年，孙权在金陵邑的基础上修建的“石头城”，依然只是一个军事重镇。直到公元229年，东吴才毅然放弃前人经营了400多年的秣陵旧城，改在清凉山之东、覆舟山之南一带营建新都城。结果，似乎是以石头城（金陵邑）为圆心，“城里”和“城外”旋了个大翻个——原先的“城里”成了“城外”，原先的“城外”成了“城里”。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城乡差别原本就不明显，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南京人就已习惯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通达，也并不曾听说过失去了“城里人”身份的南京人提出过抗议。至于后来当孙权试图迁都武昌之际，造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口号的，也是东吴世族，而非南京居民。

“一代鸿图开建业”。从雨花台下的越城到清凉山上的金陵邑再到东吴的新都建业，建业城不仅是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开始，严格地说，它也是后世南京城的真正肇端。

作为东吴都城的建业，虽然周长已超过10公里，虽然先后有了太初宫（大致位于今香铺营以东、太平北路以西、珠江路以南、长江路以北）、昭明宫（位于太初宫东）两座宫城，却没有一座坚固的城垣。它的围墙只是简陋的土城，而城门干脆就是竹篱门。当时借以拱卫都城的，是城市外围的一系列城堡。其中最著名的，还是石头城。

石头城环山而筑，利用清凉山的天然砂砾岩为城基，岩高处以山岩为天然



大江西去，失却临江控淮的险峻，“石城虎踞”遂化为“石城霁雪”。

屏障，山凹处则填砖补石，其范围大略与清凉山相当，“环七里一百步”。城内设军械和粮食仓库，西南最高处是东吴的烽火总台。石头城烽



石头城，南京城的起点。是不是因为看多了城头的风云变幻，连古城墙也挤出了鬼脸。

火一举，半天之内，就可以经由沿江险隘之处的座座烽火台，东抵苏州，西达宜昌，传遍东吴全境。

当时的清凉山临江控淮，峭峙江畔，是南京西部的重要制高点，有“天生城壁”之誉。江水直激山麓，年深月久，冲刷得山崖近乎壁立，岩砾裸裎，颜色绛红；依山而筑的石头城城墙间，时有岩壁露出，表面凹凸不平，形如兽面，因此又被人呼作“鬼脸城”。直到20世纪中叶，人们漫步石头城下，还可以看到“鬼脸照镜子”的奇妙景观。所谓“镜子”，则是长江水道西移后留下的大小塘。如今“鬼脸”犹存，“镜子”却已大多

淤平。不过在六朝时期，守军们可没有这种闲情逸致，因为石头城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得失，直接关系到都城的安危！

今天成为南京

城西重要风景名胜的清凉山，只是当年清凉山的一部分。宽阔的虎踞路割断了它与“鬼脸城”的联系，将它们变成了两个独立的景点，更兼江流远去，使登临者已完全无从想像清凉山石头城当初的雄姿和战略意义。

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关于南京的神话多了起来。

楚威王的埋金钟山以镇“灵异”，秦始皇的开凿秦淮以泄“王气”，应该都是此际文人的创作。其目的，无非是为当时缺乏自信的帝王打气。

“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驻马清

凉山巔，對南京地理形勢做出的高度評價，不但為此後的蜀吳聯盟、三國鼎立奠定了基礎，而且開啟了南京歷史上長達300年的璀璨的六朝文化。這是歷史的一面。此間在南京建都的王朝：東吳、東晉、宋、齊、梁、陳，都是偏安的、短命的，最長的不過百餘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三百年間同曉夢，鍾山何處有龍蟠”。“帝王之宅”不如說帝王之舞台更確切。這是歷史的另一面。

統治集團的更迭如此密集，造成了南京文化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一方面，後繼的王朝可以使它們的前任在一夜間喪失政權，卻無法在短期內完全消除其影響；或者說，後繼的王朝總是來不及肅清前朝的思想文化影響。於是南京城裡，便陸續形成了一塊塊相對穩定的居民群落，每一個群落都試圖固守自己的文化氛圍，試圖以固守自己的文化氛圍顯示某種優越地位。另一方面，對於南京的平民百姓，那些匆匆過客般的外來帝王，難以使他們產生認同感，南京人從來不曾有過像北京人那種“天子腳下”的自豪。沒有認同也就不會有仇視，南京人更多的是懷着看客般的心情，對於台上的角色，他們寬容地欣賞；對於台下的角色，他們寬容地担待。這便形成了那些外來文化群落得以維系的大環境。這些文化

群落之間的滲透融合是如此緩慢，以至20世紀中葉，從南京的城南走到城北，仍給人以穿越大半个中國的遼遠之感。然而也正因为過多以鄰為壑的群落間留下了過多的文化裂隙，正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保守力量足以抵禦外來文化的進入，使新的文化因素總是能很容易地在南京站穩腳跟，獲得足夠的生存發展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璀璨的六朝文化的形成，正得益於王朝更迭的頻繁。這種保守型的開放格局一旦形成，便貫穿了南京文化發展史的始終。前些年有一批專家學者討論南京文化的特點，在保守性還是開放性的問題上爭執不休。其實說白了，南京的開放性正得益於其各構成部分的保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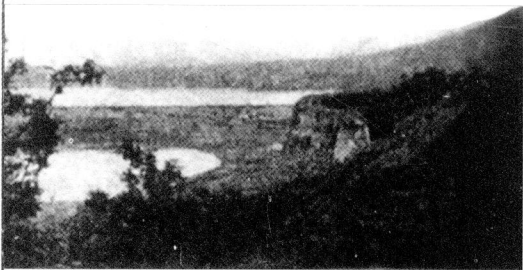
也正是在這六朝時期，處於南北文化交汇點上的南京，逐漸形成了它獨特的地域文化：南而北，北而南；南不南，北不北。說句玩笑話，南京文化的最大特點，或許就在於沒有可以簡單概括的特點。

令人遺憾的是，歷史記載中璀璨的六朝文化，在城市的意義上，除了石頭城殘垣間面帶讥諷的“鬼臉”，幾乎就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儘管史志上有“南朝五城”的說法，但“東府城”、“西州”、“琅琊郡城”這些地名，我們或許只從唐詩的篇名上見過，而且也未必會與南京的某個具體位置發生聯想；人們自以為熟

悉的只有一个“台城”，因为官私史籍和民间传说中都留下了太多有关台城的故事。然而当年的台城，可以肯定不是今天鸡鸣寺北解放门侧那一段新修复供人登临玩赏的城墙，因为南朝宫城的位置尚不到那一带。

我们所能知道的南朝都城，其位置大略也不出东吴旧都的范畴，只是将当年东吴宫城的后苑改建成为宫殿。或许正由于此，一部南朝史，几乎不脱后宫的裙带风与脂粉气。一代一代偏安一隅的君王，只会将宫殿和城门的名称改来改去而已。玄武、朱雀、万春、千秋、云龙、神虎、太极、含章、芳乐、重云、五明、景阳……这些用尽心思以吉祥字眼点缀的城门和宫殿，与作为六朝古都的金陵城一样，早已片瓦无存。因为，公元589年，统一了中原的隋文帝杨坚，为了彻底摧毁金陵的“王气”，永葆他杨氏的“万世基业”，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将南京的城邑宫室衙署全部平毁，改作耕地！千余年来，中国的史家和文人无不痛骂隋炀帝杨广的荒淫失道，却很少有人提及隋文帝杨坚夷平南朝古都、使文化盛迹扫地以尽的这一番“政绩”，真也是一种奇怪的心态。

隋唐两代都推行抑低金陵的方针。隋将建康、秣陵等均并入江宁县，设蒋州以治江宁、溧水、当涂，治所则重又回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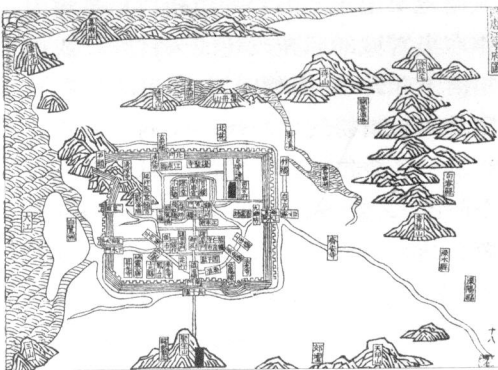
台城。可以肯定这里不是历史上的台城，不过谁也不会去计较。那么多人在这里煞有介事地写下了怀古的词句，他们需要的只是表现自己才具的一个借口。

了石头城的军事据点中。唐代易蒋州为升州，甚至一度取消其州的建制，将金陵的上元县改属润州（今镇江市），将许多居民迁往江都。然而，金陵在战略上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数百年来形成的经济、文化基础，绝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所能消解得了的。统治者的无视，恰恰使它多次成为叛乱者的据点。这其中至少有两次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过痕迹，一次是骆宾王与徐敬业起兵反对女皇帝武则天，曾派崔洪带兵占领石头城；另一次是吸引了李白欲效“铅刀一割”的永王李璘，曾据金陵打算与安、史叛军划江而治。

文化是一种奇异的力量，即使它的物化状态已被消灭，它的精魂却仍顽强地挣扎着，拼搏着，如涅槃的凤凰，孕育着烈火中的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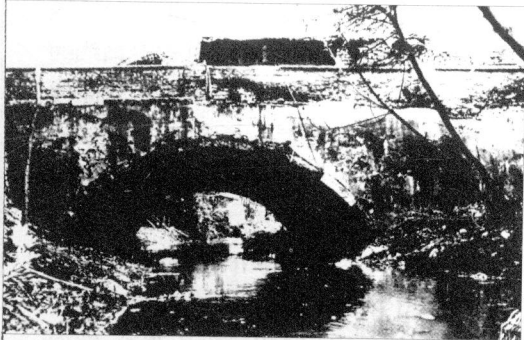
南京地区已经根深蒂固的都市文化，必然会导致新的城市在废墟上崛起。

似乎是作为六朝文明的一种回应，南唐时期，南京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安定繁荣局面。



公元914年，当时身为杨吴政权升州刺史的徐知诰，以明智的眼光，看出了这一片土地的潜力，开始重建金陵新城。3年以后，杨吴权臣徐温看到了金陵的繁华富庶，也移驻金陵，使杨吴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已经南移。徐知诰能得到杨吴政权的信用，则因为他先是为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杨行密所收养，后又杨行密送给权臣徐温，成为徐的养子并冒姓徐氏。这中间究竟有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暧昧色彩，笔者无意揣测。920年，新城完工，易名金陵府，徐温自己做了第一任府尹。徐温死后，徐知诰不但接任了金陵府尹，而且也接掌了杨吴的实权。932年，徐知诰再次拓展金陵城，这一回，他已经是在为自己的帝王事业打基础了。937年，徐知诰受吴禅，正式称帝，国号唐，史称南唐；两年后恢复本姓，易名李昇。他理所当然地以苦心经营多年的金陵为国都。

南唐的金陵新城，周长达12公里半，“西据石城，南接长干，东连白下桥（即今大中桥），北限玄武桥（即今北门桥）”，仿佛是依然以石头城为圆心，将城市从南朝建康城的位置继续沿顺时针方向旋转，把秦淮河下游两岸的商业区和居民区都包入了城内。它的南门，已在相当于今天中华门的位置上；而其北门，则在今珠江路估衣廊北口的北门桥。诸桥所跨的水，则都是建造新城时所凿的



北门桥，南唐都城仅存的遗址。如今也已被毁，只存在于旧照片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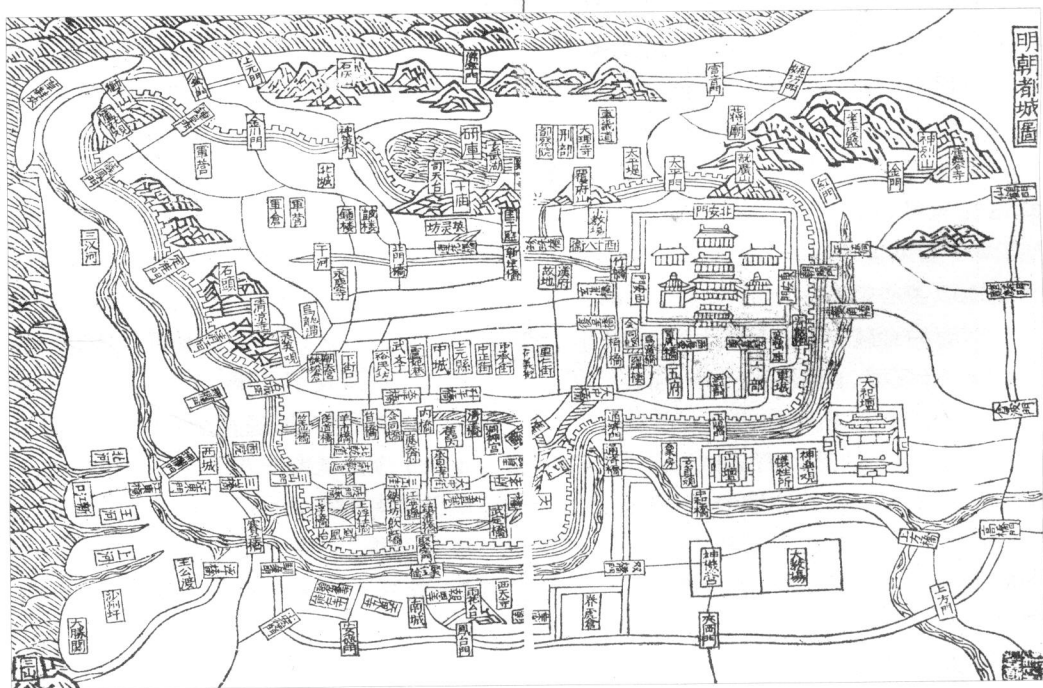
护城河；直到清末民初，北门桥下贯通东西的水道，仍被称作杨吴城濠。据考南唐金陵城城墙基阔3丈5尺，顶宽2丈5尺，高2丈5尺，开城门8座。这个城市范围，沿续宋、元，直到明初才有改变。可是在千年以后的今天，在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重要意义的南唐故城的痕迹，已只剩下一座北门桥可寻；而千载劫余的北门桥，在最近一次拓宽街道时又被蚕食了一半。

南唐的宫城，设在金陵城的中央，大体位于今洪武路一带。今天的中华路就是当年南唐宫城南门至都城南门的主干道“御街”，而内桥当位于宫城南门外“护龙河”上。都城的东西主干道则是由东门白下门（今大中桥）到西门石城门（今汉西门），相当于今天的白下路、建邺路一线。由内桥南行，经过镇淮桥和中

华门,直到长干桥,这一条南北方向的城市中轴线,至今仍未改变。两条中轴线的交点就在内桥。但是南唐宫城的地面建筑,那充满诗情画意的柔仪殿、瑶光殿、百尺楼、澄心堂、红罗亭、小虹桥,遗迹早已不存,使人难以窥其真面目。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南京旧城区改造过程中,曾在内桥附近张府园发现过南唐护龙河、河边的石驳岸和船码头遗迹,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或许是因为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文化古迹实在太多,这

一切珍贵的历史文物都被人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掉了,以致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都没有来得及表示欣喜。直到 90 年代中后期,再二再三被发现的南唐宫城护城河遗迹,才有幸保存下来。

南京历史上的每一位统治者,都以为自己对南京的规划是最为理想的都市规划;然而,每逢改朝换代,后继者往往又努力打破前人划定的框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打破,除了隋灭陈那一次外,再没有以野蛮破坏为手段,都是辟建新



明朝都城图。中国的旧文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能将南京城也画成方方正正的模样,以符合他们的都城理想。

誠意伯劉基



彭蠡湖大戰時伯溫多手麾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太祖如其言而更之坐未半而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然勝負未決伯溫密言於太祖曰可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剋日決勝太祖從之遂平陳氏

区,开创城市新格局。这可以说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特点。

南京城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的新规划中逐渐成长起来。

1366年,又一位雄才大略的建设者打开了他的蓝图。

这就是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

据说朱元璋决定大规模扩建南京城,是受了一位隐居学者的启发。这位名叫朱升的老儒,向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朱升的以守为攻、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一直为后世的政治家所称许,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还又出过一回席卷中国、影响世界的大风头。

正是元末明初的这一次扩建,最后奠定了近现代南京城的轮廓。

这一座南京城,南北长10公里,东西长5.67公里,城厢面积达60平方公里,城墙绵延33.676公里,“东尽钟山之麓,西阻石头之固,南临长干而秦淮贯其中,北依狮子、覆舟诸山而控后湖”,大大超过了南唐以来金陵城的范围,也超过了同时代世界各国的大都市!

这一浩大的工程,直到1386年才最后竣工,前后长达21年之久;从全国各地征调来参加“都城大会战”的工匠,就多达20万户;至于从附近农村招募来的劳动力以及各地征发来充劳役的罪犯,

刘伯温,老百姓心目中的预言家。《推背图》至今还能在拍卖场上一展风采。

就更无法统计了。

按照中国汉唐以来的传统,都城多修建成方形,而宫城均处于都城中部偏北的位置上。此前的西安,此后的北京,都是如此。惟独明初的南京城,却修成了南北长、东西窄、方不方、圆不圆的多角不等边形,看上去像一只包得不地道的粽子;而宫城,也相对独立地安排在都城的东部。

导致这样一个格局的最初原因,并不是朱元璋有意推陈出新,而似乎是他的迷信。

野心勃勃的朱元璋扩建南京城,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在这一登基做皇帝,首先考虑的自然是皇宫的位置。主持其事者是刘基。这位刘伯温在民间传说